

子日山 著
My World I

我的天

一个寻找
灵魂的大学生

作家出版社



我的天

子日山 著

My world !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天 / 子日山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212-0109-3

I. ①我… II. ①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46271号

我的天

作 者: 子日山

责任编辑: 佳 丽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17 千

印 张: 10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109-3

定 价: 3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在无法安静的世界里体验自己

在无法解释的世界里细细品味

我从来没想到世界是这个样子，
我没想到所有的伟人圣人都是人类臆造的，
即便这样，我没想到我会完美，我更没想到我会强大，
难以言说的强大。

[1]

我知道那两个狗男女现在很幸福，就在昨天他们知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昨晚那个女人就来看我了高兴得似乎是捡了大便宜，至于那个男人，就直接带了个男孩子告诉我这是我的弟弟，看着他那种欣喜和那种关怀，他妈的我真想掐死这个“小鸡巴崽子”。

因为这俩狗男女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俩现在已经是别人的夫和妻了。真他妈的复杂。

如果说我还有所感谢，那就是这俩混蛋给了我出众的外表，而不是出生，对于出生我有什么感谢的，反正他俩总要造个什么东西出来，或许我在空气中等待，还能托生在一个正常人家中，而不是这两个奇葩的手里。

哦，对了，可能还要感谢他俩给了我十四年的抚养和爱，然后就在十四年后一夜之间，他俩就突然滚蛋了，把我丢在这空荡荡的两居室里，他俩谁也不管我了，似乎管了我就成为对方的短处了就输给对方了。他妈的不说了，反正我考上大学了，反正我离他俩远远的了。

不说还是不行，妈的，就是那个他们把彼此打得鼻青脸肿的晚上，我的孤独开始了，没有人知道，当他们都走了，都跟着各

自的姘夫姘妇享受时，我一个人开始学会做饭学会自己上学自己洗碗自己洗衣服，我在无数个夜晚望着菜刀看到那诱人的青色光芒，我真想举起来将自己的手砍断，让手和胳膊藕断丝连地郎当着让鲜血无限淋漓让这周围人观赏让这对狗男女后悔让他俩哭泣。

你们他妈的是怎么爱我的你们还记得自己怎么说的吗，你俩要爱我一辈子，一辈子，你妈的，一被子吧，跟各自的姘妇姘夫一床被子吧。

当年我哭着睡哭着梦哭着醒再哭着睡再哭着醒，挨过很多漫长恐怖的黑夜，我真是没出息眼泪总是那么多总是那么缠绵，妈妈我怎么总是那么想你，爸爸我需要你的看护，这深夜太黑了。

没啥哭的，不想了，反正我还是考走了，反正我的人生可以重新展开了。

哦，还有个牵挂，就是她，那个胖胖女孩，傻姑娘，我从来就没爱上过你，你总是说爱我就是爱我爱我不需要回报，可你总不需要回报我就要总欠着你，我要欠你多久多深呀，你饶了我吧，反正我走了，你若还不饶我，那就是你不饶自己了。你自己看着办吧，我看到你哭了，你还笑了，你说你为我高兴你说你很伤心，唉，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只是傻呆呆地看着你的酒窝形成再平整再扭曲。

你反正总陪伴我，还给我钱，唉，还是欠你很多，不过，我会还给你钱的，我虽然没告诉你，我知道你前前后后一共给了我五百二十五。我其实都记得每一次都记得。

真的，跟你第一次我也很激动，虽然我从来没有爱过你，对不起。

我家在黑龙江密山农管局，现在我考到了武汉就在十四岁那

晚之前人家都说我可以考进一流大学但我现在进入二流的大学，其实不错了，因为还有三流四流五流十流呢，还上流下流呢，其实考上我也不知道能怎样我只想离开。

我本来是用日子标识，后来想每天其实都一样，都是日出日落云来云去。算了吧，省省吧，还是 123 吧。

[2]

今天上午到了武汉，这里真热，在出站口就看到很多学校的接站点，找到了我的学校的接站点，然后被大卡车拉到学校，到学校后又是一长溜桌子和一帮人还有一些标语，走到管理系的桌前又被一帮热情的人接待，最后被带到学七舍的五楼，是 515 寝室，被安排在上铺，嗯，都被事先安排好了。

我们寝室六个人，两个湖北的一个陕西的一个四川的一个河北的，当然我最远我也最高我也最帅。大家开始都很客气，一会儿一个自称辅导员的家伙进来，她胖乎乎的，告诉我们换饭票买饭盆还有七七八八的各种小细节，我就点头然后就笑，她也笑。

这是我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火车，也是第一次和这么多人共居一室，有点不适应，不是具体哪一点不适应了，是全部不适应，要从头再来。

好吧，从头再来。

睡前我还是写这些，我想我还是写日记吧，因为我高中一直在写，那张老师说写日记有助于我这种心理不健康的人，我其实知道我这种孤独的人是天赐大任的人。

我还是想那个胖女孩了，就在出发前的晚上，她一直跟我在

一起，我们亲吻我们做爱，她总是哭也总是笑，我呢，总是发呆，她说其实你是个白眼狼。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她还说我要去武汉找你，我说行，其实我不想让她来，但我不忍心也怕她挠我掐我咬我。她说大疆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吧。我于是说你来武汉看我吧，念雪。

其实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她似乎解脱了，她的爱可以圆满结束，她太累了。

{3}

我们寝室这几人很快混熟了，他们开始结伴蹁跹了，我不愿意跟他们一起，不是我怎么样或他们怎么样，我习惯一人瞎转悠。哦，想起个事，就在火车上，有个女孩一直看我，年龄比我大，后来她就走过来问我是学生吗？我说是的，是在哪里上学呀，我说在武汉，她笑了说她就是武汉人，很高兴认识我。其实车上人很多，我有点不好意思她这样直接走过来跟我说话，周围这么多眼睛和耳朵呀，多尴尬呀，她不管不顾甚至跟我边上的人换了座位她一直很坦然，像周围人都是她手下似的。她一直跟我聊，我一直很被动。

她在汉口下车，我要在武昌下车，我稍稍有点迷糊，怎么一个城市可以有两个站，这不是特快列车吗？

她说要在下午来看我，她要帮助一个无知的新生。

其实我走在哪里都有女孩看我，很多女孩喜欢看我，我知道她们喜欢我的帅气和高大，高中时就有很多女孩喜欢我，我也收过很多情书，但我还是跟这个胖胖的念雪在一起了。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可以这么直接，为什么要来帮助我。

他们说那个湖北的戴眼镜同学做寝室长，嗯，好，他是很好，很正经的样子，我也信任他。

下午那个武汉的女孩果真来了，她走进来看了看我的寝室，和每个人都问了好，还带了一网兜苹果，大家都拿了一个，剩余的都挂在我的床头。

那女孩说你带我在校园转转吧，虽然我长在武汉，但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个青山区更没进过你们学校，作为感谢我请你吃饭吧，我说行。

在校园时我告诉她，我是个穷人，请你做好准备，我的意思是我要永远白吃，就是白痴，她说她看出来了，她说她叫陈静，长得还算漂亮吧。

[4]

上午辅导员通知我们体检，说是若患肝炎之类的传染病就要退学。他妈的，怎么这么吓人，要退学？老子好不容易爬出来并准备永远不回去了，竟然还有这种可能，他妈的，真烦，搞得我的心没完没了地敲打着这副皮囊。

下午全体新生开大会，穿着各种服装的我们都拿着同样形状的黄凳子去大学生活动中心，记得小说里乞丐大会也是各色服装，但统一都是拿着要饭的碗。

[5]

今天上课了。

傍晚时候，隔壁的隔壁学生竟然打我们寝室的小四川，具体原委懒得听也懒得说了，反正在走廊里打起来了，小四川大概不是对手，几下就被干倒了，大家都站在走廊里看着，都是同班同学呀，没人敢上前，那个打人的家伙是机械系的，我本来是在寝室里发呆，以前中学经常打架，我算是见多识广，就没去凑热闹，但听声音不对，明显一边倒了，我出来后看那小子眼生当即就明白了，转身回寝室杓兑处抽出拖把，手抓着布条举起那拖把杆就拍到那家伙脑袋上了，当时他就躺那里了。

没想到，我一拍成名。

[6]

上午班主任和辅导员都接见我了，他俩很严肃，说虽然怎么怎么但怎么怎么，经过系里和我们怎么怎么，你就不受处分了。我装作沉痛，只听懂了不受处分这四个字，于是装模作样地哆嗦着说了几句。后来他俩又说不过，我知道完了，又附加条件了，果真他俩说你需要去看看那学生，需要买点东西需要道歉。我心这才踏实了，这是规矩，我懂，我们那疙瘩就是这样办的。

下午班里开会说选班长，没想到大家一致选我当班长，说这就算投票这就算民主就这样任命，大家还都鼓掌，包括女生都鼓掌，不是那种正常的掌声，是有点狂热的。然后大家都让我说几句，我真是没准备，说话结巴了，我记得自己好像反复说我不想干班长，因为班长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我说我这人你们不知道我自己知道，我这人自己都搞不懂自己我就是落后分子，跟你们不是一个方向的我是另外一个方向的。

我没说学习你们比不了我，当时若不是自暴自弃，我是可以进清华北大的，因为我真是天生的聪明过人，要不是那对狗男女，我真会进北大或清华的。

这帮男女家伙们竟然说你不用模范带头了，你那个模范带头我们都服了，班级的模范带头作用让副班长起吧，至于那些工作让副班长还有什么其他班干部做就行，你保护我们就行。

我说这是你们说的呀，别后悔。说完我就笑了，他们也笑了，但我知道他们还是太幼稚了。

[7]

昨晚我就去看他了，当然是在辅导员和班主任陪伴下，他们还带了水果，想得很周到细致，真是谢谢了，因为我们那疙瘩经常会在这种道歉的过程中再干起来，这也是一种现象。

跟这机械系小子一聊就发现来对了，因为这小子长得墩乎乎的，一看就是打人老手，是专克我这类外强中干的大个子，再一聊竟然是东北人，吓我一跳，若不是这次看望，说不准哪天就被他拍了。不打不成交，又是老乡，双方都客气起来亲热起来，连班主任辅导员还有他的班主任辅导员都被感染了，大家都笑了。但我知道过几天我还要找他聊聊，告诉他欠情了，有事吱一声。这是江湖之道，不能马虎。

陈静又来找我了，她说今天是周末咱们去东湖玩吧，我说我不想去，真的，总花你的钱我受不了。她说没关系呀，你干活就行，我似乎听懂了她的意思，我就说我不想干活，她说什么活你不想干呀，我说就是你说的活。她笑了，她的牙齿很白很齐整，

这个真很少见，这样她笑起来会出现一种格外的秀丽算是传说中越看越好看的女孩。她说我喜欢你，你很忧郁，像整个人泡在海水里，让人怜爱。我说那随你吧。她说咱们去吧别想那么多了。

东湖真的很美，水看着很浓厚，像十三岁那年妈妈熬的鸡汤。

[8]

今天是星期天，我几乎睡了一个上午，下午大家都咋呼着去踢球，我就跟着去了，没想到球鞋的质量很不好鞋帮和鞋底竟然分开了。我于是坐在球场上看着灰尘和他们在相互拥抱，猛然间我似乎发现我呈现了怔怔的神情，即便这样我仍然保持这个样子，像一个放错地方的无心无肺的石像。

[9]

今天辅导员说穷困生可以申请大学补助了，我一直认为我最穷，爸妈他俩按照单双数月各给我钱，这样责任算是到人了，既然说家庭收入，我应该最穷了，我竟然连家都没有或者我是一人为家，我于是也要了张表格填写了。

上课，无聊。

[10]

我发现武汉的天空没有家乡的蓝，明确地说武汉的天是白色的天，而家乡的天是蓝色的天。

我第一次住校第一次和外人这么近这么频繁接触，我很不适应，从睁眼开始到下床穿鞋去洗手间再回来等等所有面对和眼光交汇，我不知是否每次都需要微笑还是点头或是打招呼，我真不习惯。当我微笑或点头或打招呼时，对方大都不予理睬，他们不习惯这样频繁地微笑回应或点头回应或打招呼回应，我虽然理解但仍是不自在，有点挫折感。

{11}

铃声一响就上课铃声一响就下课，白天的时光就这样被铃声切割成一段一段，就像校园被小路区隔成一片一片，我想自己也应该这样，应该不是一个完整的存在，我应该是破碎的人，所有的血肉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结合在一起。

在食堂看到机械系的老乡了，我说老乡那天真对不起，我请你吃个小炒，以后有事说话，兄弟一定没有二话。他说没事儿，不打不成交。不管怎样我还是给他买了个小炒，他很高兴。

回寝室后小四川说哥我看到你跟那机械系的家伙在一起了，他这么说的时两只手还在相互揉搓着，我知道他不安了，我说你别在意，这是应酬，哥会罩着你的。

晚上他们都去看电影了，我先洗衣服再洗澡，后来在黏黏的空气中我坐在床上发呆。

{12}

管理系举办迎新生晚会，辅导员通知的是副班长，真是说到

做到，副班长开始张罗起来，他说班长你跟着我就行，我说好的我跟着你走，黄凳子是由小四川拿着的，我说不用，他说哥我只能做这个了你别嫌弃就行。我于是跟着副班长，他跟着我。

晚会里蹦蹦跳跳说说唱唱，系里的李少和书记吹笛子，我们班有个叫刘静的女孩朗诵诗，她真的很抒情，我似乎看到了某一刻她的眼里有泪闪烁，我真是不理解她怎么可以这样无端虐待自己。

散场回来时校园灯光不明，我们这么多人突然出现在路上，真是有恃无恐。

{13}

这是单数月，按照承诺那个狗男人汇款来了，100元，嗯，一个月够了。

我真想有钱，这样我就彻底独立了就用不着跟他或她废话了。想想那个傍晚见她，她那高兴和泪流的样子在一张脸上同时上演，我很坚定我说你每个双数月给我学费，那男人要单数月给我学费，你俩若是没钱就把我现在住的房子卖了。对那男人我也没客气，你那个小儿子我可以认，但你要给我学费，你单数月寄给我。

我在关键时候在大事情上总是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没办法，无人要的孩子早当家。

念雪来信了，她说家里给她找了个学上，是在哈尔滨，她说月底就去哈尔滨，她问哈尔滨比武汉大么？她还问有女孩追你了吗？念雪的信封上竟然写着湖南省武汉市，唉。

[14]

困难户没有我，还告诉我属于富裕户，因为很多同学来自农村，家里几乎没有收入，哦，没有爸妈不属于穷，但有爸妈竟然还这么穷，这是我没想到的。

陈静又来了，她又拿了一网兜苹果，又是寝室里每人一个，大家都纷纷致谢。我跟着她站在走廊里，不时有男生光着膀子甚至穿着裤衩走过，天的确是热，另外我们 515 室靠近厕所和洗浴间，没办法这是必经之路，她似乎也不介意她又显露出那独特魅力的笑，说咱俩去我那个汉口玩玩吧，那里非常特别，是你这种乡巴佬没见识过的。我说反正我是白痴，好吧。

晚上很晚我才回来，小四川说哥那姐姐挺好的，她跟你什么关系呀，我说是普通朋友关系。河北的苗斌说看着不像。湖北的汪友宏问那看着像什么，陕西的贾世川说看着像救助贫困学生。我看他们都在望着我，像一群嗷嗷待哺的鸭子，就说你们都是傻孩子，明明是男盗女娼还看不出来，这个说法空间太大，他们一下子都掉进去了，都不说话了。

[15]

我收到了很多高中同学的来信，准确地说很多女同学的来信，她们回忆她们惋惜她们祝贺她们问好她们提问，当然也有几个男同学来信，他们知道我是个无趣的人，所以信里也就无趣。这些信我都没有回复，因为我不是家乡放到武汉空中的风筝，我不想与家乡有丝毫联系。

[16]

这几天我病了，头疼流鼻涕，唉，我每到秋天都要生场病，我想我一定会在秋天死去。似乎时间已经定下来了，但年份还没确定。

在食堂打饭时碰到我们班女生孙颖毅和刘莉，孙颖毅问你总是这样无精打采呀？我说我病了，她掩着口笑说你不是每天都病吧。我说我一直是病人。她问什么病？我说精神病。她俩都笑了还说我很幽默，但她俩匆匆走开，我知道明天全班女生就会都知道我有精神病。我不在乎，因为这样会让周围都跟我保持距离。

[17]

今天下午上形式逻辑课，中午踢球了没睡午觉，下午课堂上我就没忍住，其实主要还是那老太太讲得很枯燥，我是在不自觉中睡着了，后来在笑声中被推醒了。那老太太站在我边上，她说你上课怎么能睡觉。我没看她，只是低着头，应该她会理解成我在羞愧中。她说你还是站着听课吧。我还是不说话还是低着头，这可不是高中，你讲你的我睡我的咱们两不耽误呀。没想到她还在说，你说话呀。我真不知道她让我说什么，我还是低着头，她看我没搭理她，就问你们班谁是班长？没想到全班哄堂大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老太太应该是惊诧了，她大叫你们笑什么。我这时听到谁说了句他就是班长，大家笑得更欢了，我真是不好意思，我就更无法抬头了。老太太说你们这是什么班呀，竟然班长带头